



Pandora's
shadow

潘多拉的影

丁建元 著



Pandora's
shadow

潘多拉的影

丁建元 著

Copyright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潘多拉的影 / 丁建元著. —北京: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14.11
ISBN 978-7-108-05040-3

I. ①潘… II. ①丁… III. ①绘画评论—世界
IV. ①J2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1363 号

责任编辑 曹明明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 数 190 千字 图 35 幅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56.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目 录

点 燃	1	
聆 听	12	
临绝地	21	
缅希科夫在别廖佐夫		31
虐杀与游戏	46	
冰堆下的船骸	57	
上 路	69	
废墟门	84	
橡树·种族·橡树		93
一把汤匙	104	
地铁，地铁	113	
火车 / 火车 / 火车……		123
归零地	138	
在，非在	147	
犹豫的时刻	158	
私密的情节	169	
悬空的神子	179	

黧黑的精神	189
一夜在	200
皮肤，与皮肤	210
双裸体	220
依然醒	232
屠宰场的少年	242
女贵族莫罗佐娃	254
圆窗里的嘴脸	272
出现：莎乐美	281
船在渡	293
潘多拉的影	303
后记：意无穷	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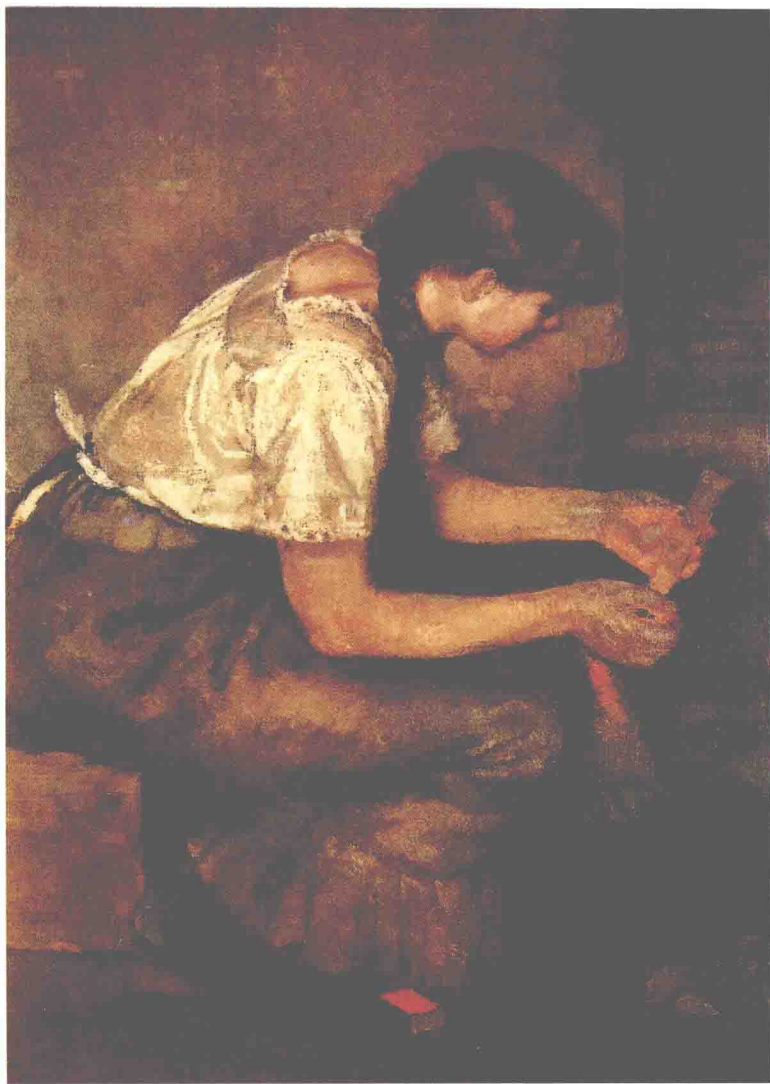
点 燃

——

这里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边沿上的挪威。挪威是画家蒙克的故乡。

不知此时是什么季节，即使在夏天，这个伸延入北极圈内的国家，太阳依然运行在遥远的天位上，把薄淡而吝啬的光线，斜斜地几乎贴着地表照射过来。从山林峡谷飘出的风，甚至一棵树的阴影，依然透出清冷。如果进入冬季，就没有了昼与夜的分别，而早晨就只是一个空洞的时辰概念。太阳已经完全遗忘了这块边地，轮番而至的暴风雪，弥漫的黑昼长达半年笼罩着这里险峭的峰峦、山坡的密林和坚冰凝封的峡湾。只有靠雪的反光才能辨别这个寒彻的世界。雪压脊顶的零落低矮的木房子，萎缩在山根林旁的避风处。灯光，胆怯地透过结着冰花的小窗，淡黄而朦胧，似乎为这个存在于地球边缘的人间守望。

姑且断定这是将要日出的早晨，或许远天下黑黢黢的丛山顶巅，隐隐抹上了霞光的嫩红，天际灰云的边沿也微微暖紫，然而山谷林莽的夜色依旧沉重，迷在冷杉林里的云气与夜色混合，还有渊深的湖面包含的黑色，全都沉滞混沌。兽未醒，鸟未鸣，但



《点燃》
爱德华·蒙克

在某处的一幢涂成棕红色的房子里，有人已经起来了。

这是房子的女主人，一位勤劳的年轻母亲，最早感觉到从远山边浮起的晨曦，就麻利地从床上下来，未及洗涮和梳理，只穿着一件长长的睡衣就开始为家人准备早餐。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就是日复一日重复的点火、燃柴、做饭。但是在蒙克这里，他看到了最平常、最平淡中非凡的本质性的暖意，而且定名为《点燃》。与蒙克其他、特别是后来的作品迥然不同，那些作品全都是主观表现性的，人物形象简略、变形，没有对表情细腻的刻画，而是以扭曲的、盘旋的、涡状的笔触，抹出带有黏稠感的线条，速写般写出人物的精神病态，眼睛里充满了迷惑、惊恐、忧怯或者妒忌。据说蒙克自少年时就经历、目睹了亲人因为肺病的连续死去，他自己侥幸从肺病的濒临死亡中活了过来。此后，家庭的龌龊和情感不睦，都使他看到了人情的浇薄、人性的自私卑下和生命最终的虚无，由是而画风大变。而这幅名为《点燃》的早期作品，则是严谨的写实。它虽然以屋子内的黑暗作为背景，色调与气氛沉闷而压抑，但经过朴素、坚实的构图和色彩的点染与强化而有着强烈而含蓄的抒情性。

这个极为普通甚至贫寒的家庭，在昏暗的屋子里，看不到其他家具和陈设，满目混浊的褐黑色，可以感到木质的墙壁经过多年的烟熏和积尘，散发着强烈的灰臭气味儿。占据画面的，只有一只生铁铸成的炉子，黑、矮、笨拙地安放在那里，炉头上插着一截铁皮烟筒，既可以烧水做饭又可以取暖。除此之外就再无其他。炉口前的地上，放着几块劈柴，全家人就等待着这些劈柴转化成热量。最令人心酸的，就是那只废弃的木板钉成的破旧盒子，它是女主人烧饭时所坐，家里居然没有一只专用的板凳。简

单、简陋。不知她的原型是谁，或许就是蒙克怀念的早歿的母亲，或许是父亲续弦的姨妈，抑或就是取材于某个家庭中年轻的妻子、母亲。每天早晨最先起来做饭，成为她伺家的首要工作。此时，她把那只木板盒子拿过来，在炉前坐下。

女人穿着的白色睡衣已经破旧了，腰间系着棕灰色的长裙。睡衣就是粗棉布缝制的，后背上衣服开口的边缘早已脱线、绽破，带着粗糙贴身的质感，俭朴得没有任何边角的装饰和点缀。下裙虽然带着扇状褶皱的裙摆，但穿着多年也已经陈旧了。灰色的线袜子，后面磨得直到露出脚跟。虽然她侧坐在那里，仍然显出她的高大、结实和秀美。微微前倾的上身，使臀部形成饱满有力的弧线。这北欧的女人，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与生存的艰难，世代辛劳造化出她健硕的体态和体魄，骨骼粗壮，匀称丰厚，胸脯丰满，两只支在腿上的胳膊，也是那样修长。她的头稍稍低着，密集的韧如麻丝的头发向后梳拢，收合成一根绳索般的辮子，由粗至细，坚实地背在脑后，周身储存着旺盛的生命力。在这普通甚至贫寒的家庭里，在这昏暗的屋子里，有一位这样的女人、这样的妻子或这样的母亲，还会说贫穷的么？就从她身穿的旧长裙里，蒙克采用了干擦皱的、擦出的银灰色，使人们想到了中世纪的宗教画，带着某种神圣的韵味。

她拿过一盒火柴，又找出一根红纸条，准备点火。

二

火柴捏在手指间，熟练地轻轻一划就着了，一片灼亮的火苗瞬间柔软而强烈地燃烧起来，瞬间又被手呵护着。

在黯淡、冷清而又沉闷的氛围里，用灰黑、灰白和少许土黄

等色营造的画面上，蒙克仅用一枚红色火苗和一片窄窄的引火的红纸条儿，还有随手放到脚边红色火柴盒儿“点”破了，就如我们所说的传神的文眼使一切生动起来。红色，鲜艳的火红色，只这一点却在背景里如此鲜明，被蒙克细致、柔情甚至带有夸张地描绘着。红色把女人的手心映红了，纤细的带着芒的红光微妙地闪耀，从指缝里透映出来，映上了女人低头时的嘴唇、下巴和凸出的鼻尖儿，艳艳的如同胭脂，同时又艳红地映投到她的裙子上。这火苗、这红纸条何其微弱，又何其渺小，然而它不仅是火，它还是光，它带着被造的完美破解着黑暗与寒冷，标志着温暖与光明的诞生，而且，这火光来自母亲。

母性的火光闪动着、照耀着，点燃了红色的纸条儿最后又引燃了干草，最后把木柴点燃，火光也更加强烈地映照着夜色残存的房间。少许，炉灶里的柴禾燃旺了，在母亲灵巧的拨弄下，炽红的、炽黄的甚至带着炽蓝边沿的成簇的火苗，在松木柴、橡木柴抑或桦木柴端忘情地绽放开来，它们颤抖着、晃动着甚至跳动着、变幻着、伸缩着，剥剥啪啪地响，亢奋地舔着黑色的锅底。浓烈的干柴燃烧后拙朴的香气从炉口传出来。因生铁炉子被烧得暗红，艳光映红了母亲的前胸，热量从炉体、从烟筒薄薄的铁片传出来，又在屋里无形地扩展扩散，热流在荡漾着，缓慢地旋转，屋内的所有，甚至木质墙壁都有暖暖的快意。热流传进卧室，如果有躺在被窝里已经睁开双眼的孩子，肚子饿了，他听到了母亲做饭的响声，然后又闻到了烤面包的焦香，闻到了奶酪和果酱甜丝丝的味道，小舌头上的味蕾贪婪地分泌着唾液。——这是多么温馨甜美的早晨！

司汤达说过，“人的一生是以许多清晨组成的”。以人生而言，

早晨不单单是天体运行的物理性的节奏、节点，也不仅仅是黎明和拂晓，它还是黑夜的脱胎和光对暗的战胜，是人面向光明的善的恩赐。人，以及异类的生命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不是回返性的，所以每个早晨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劳作的时间。所以吉登斯说：“早起就意味着使自己置身于吉兆之中，就是向天使致意。它不仅仅是时间的过渡，而且是给各种事件和实践定了调。”随着早晨的渐渐临近，白日下的一切都显示出地平线上的差异和分际。尤其当人处在生命黄昏的时候，他似乎看到了不远处那道黑色的分界，那是他的限度。当黑夜沉沉地围拢过来，远处的教堂里低沉又低沉的钟声如同召唤，它契合着一种退场的状态。而夜晚又是死亡的时间，禁忌的时间，它将白天吞噬而且掩埋。尤其在欧洲的最北部，自然的极端性，漫漫的长夜极度寒冷，而后又是夏日短暂的太阳并且一直闪亮到午夜，其光明的强度立即膨胀。对生老于斯的人们而言，每一个早晨都弥足珍贵，每个早晨都意味着宗教般的祭礼，万象复旦又是诞生，是从新开始。苏醒的清新明丽的早晨，充沛的元气和精力在天地间和人体内湿润地律动，使人欣悦地面对新的日子。

家在恶劣气候和残酷自然中，其温情更加具有对其成员的慰藉魅力。家中有位妻子，一位慈爱的母亲，只在每日清晨备好早餐就是最大的福祉了。母亲应该是迎接每个早晨的最神圣的司仪。因为她既是生命又是生命的空间，她的躯体就是所有生命生前最幸福的屋子，而又因她的存在，一间屋子才会成其为家。她以爱怜之心和勤劳之体庇佑着家人尤其是她的孩子。再贫寒的家庭只要有位母亲健康地站在门口，就不缺温情和希望。当她每天把一把火送进炉灶里，然后，淡蓝色的炊烟从屋顶袅袅升起，缓

缓扭转着在天空散开，就足以证明着这个家庭的平安、有序。炊烟，是为母爱而飘起的雅歌！当罗兰·巴特谈到食物的时候，他首先想到了它有着母性模型的灵光，他言道，就其为母亲的思虑和准备而言，食物也是一种滋养物，……而从家庭这个基础出发，他说我享受到了朝向新的、不同寻常的事物的离题和脱轨……罗兰·巴特这个“脱轨”指的什么？我揣摸着，它至少也包括人在母爱里沉湎于福感中浪漫的遐想！

妻子、母亲、炉灶，在蒙克这里构成了画面全部的秘密。因为火苗、纸片的那一点一点片的艳红，使母性与炉灶产生了婉约而深刻的关联。狄更斯在其小说《炉边的蟋蟀》中写道：“炉灶由于她（妻子）的到来而变得神圣了，没有她，它只不过是一堆普通的砖块和锈铁，而有了她，它就成了你家的圣坛。它在那里，可以使你忘却日常的琐事，抛开自私自利和一切微小细琐的欲念。你每时每刻都带来宁静的心灵、无限的信仰和充满心灵之爱的奉献，因为这座简陋的炉灶的轻烟带着比弥漫在人间最豪华的殿堂中的任何珍贵香料都更加芬芳的气息升向天空。”这是因为炉灶关涉着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炉灶之火，乃是生存之本，存在之基，当人有了自己的房子甚至只是一处草棚，别的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炉灶。生的底火就在这里并从这里开始延伸、延异到丰富的无限和无限的丰富。而在我看来，炉灶的意象就是母亲的另一种象征。母亲是家，又以自身为家来孕育、生养，然后守屋为家让子女成长、成人。母亲乃是双重的房屋，即使人没有房子但还有母亲的怀抱——那当是人最始最终的精神依托。

火，一簇火在炉灶里燃烧着，在完成早饭后，炉子上会放上水壶。如果在严冬，可以围炉而坐借炉取暖，或许会有母亲祥然

而坐与子闲话。壶里的水，会发出游丝一样微妙的细音儿，那样旷远又那样清晰，飘逸如天外传来又神秘若无，仿佛在为有情的话语作着伴奏。在蒙克的挪威，凛冽风雪，气流彻骨，寒云凝聚，冰盖坚硬，漫漫黑夜里唯有火才可维系生命。在关紧门窗的屋内，炉灶里的火顽强地燃烧，烘烤着双手和前胸活跃着血脉。炉火旁的母亲、祖母还会吟咏着歌谣讲述着林妖的传说，这歌谣和传说就如祖传下来的古老的戒指，凝固着岁月激起后人遥远的怀想与追念，这是人类灵魂的另一种存续与传承。此时的炉灶之火，闪耀着最原始、质朴也最高贵的人性的光芒。

三

在古希腊神话里，掌管炉灶的女神叫赫斯提亚。她永远居守在每个家庭的炉灶旁。炉灶，以其必要性和必需性几乎与房子同时落成。如果哪座房子里没有按时辰冒出炊烟，如果炉灶较长地停息和冷却，就表明这家缺少了洋溢的生机与活力，或者家有困难，钱粮匮乏带来了饥饿，家境甚至面临破蔽与凋零，直至陷入了绝地。火，在某种角度上就是活，火就是活的火，火就是兴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把有人之处言为“人烟”，而后代兴旺喻之香烟绵绵，反之曰断了“烟火”。所以从古希腊时代人们在造神的过程里，除了管天管地、管海管河居然没有漠视这小小炉灶，并且安排一位女性神祇。女性的又是母性的，赫斯提亚应该是天下母亲的化身。

对于这位女神，韦尔南论述说：“……她的使命是使人群、家庭或政治共同体抱成团，使之成为一个稳固的、恒久的、有界限的中心，一个‘内部’，在那里，家中的财富得以在女神的照看下

积攒起来。”围绕炉灶的，最早应是一群直系血缘的人，是由亲情缔结的集体，彼此间乃是由脐带盘成的结儿。这里的人们会团结，会同甘苦共患难。炉灶如同国家之鼎（鼎又是锅与灶的合体）一样固定所有成员并使他们本能地认同，通俗成“一个锅里摸勺子”。其实，这就是对母亲的贴近和归心！

蒙克在创作这幅画的过程中，把这位妻子或者母亲描写得这样健康而秀丽，这样沉稳充满着庇护性，完全不像他的那些带着病态去表现病态的人们，用齐泽克的话说：“在奥斯陆大街上游荡的幽灵似的幻影，面孔苍白，眼睛里有一个微弱、但奇怪地强烈的光源（它暗示着凝视作为客体取代了注视的眼睛）：去主体化的活死人，被剥夺了物质实体的脆弱的幽灵。”我推想蒙克在轻构轮廓涂抹油彩时，肯定会深深怀念他的母亲，他不会忘记有着母亲的日子里的幸福。尤其是躺在被窝里，听着风雪中的山林发出野狼似的嗥叫，屋檐下悬挂着獠牙一样的冰凌，只有母亲，才能给予童年的蒙克浓浓的暖意……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吟诵其怀乡之诗时，同样没有忘记家中那炉灶的意象：

你临近家园炉灶而居，倾听着
泉水怎样从银色的圣器里
潺潺而出……

后来，海德格尔分析这首诗，他也是从“炉灶”引申、阐发其中的深意，即使未燃的炉灶，人只要看见它，就如同看到潜在的火光。这火光一旦燃起烈焰，就会给人以热、以光、以情感的

激动和向往，并从这灶膛之火里触到了生之愉悦的本质，看到了希望，于是“使人进入明朗者之中”。因为那是被女神看守的家庭之火，只要灰烬在着，思绪的火种就不会熄灭。当人被迫远离了家园，在远方漂泊流浪，他饱尝了异乡的酸辛与苦涩，童年之所不复回返，但他却有了足够的阅历，“已经领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没有远离，就没有这种感觉。而返回家园就是返回诗意栖居之所。海德格尔用了“神灵”、“亲近”、“佯伴”等词语，表达了游子的凝视、眷恋和光耀之情，而其所谓诗意的内核，我认为都为母亲而聚焦，因为家园之神就是母亲，她让那片故土流溢着恩泽，使游子梦神萦绕。炉灶，作为家园的一个符号，在过去时间的尽头沉着璀璨地燃烧，此乃“朗照之本源，它的光辉首先倾泻在大地上”。

你看画中女子脚下小小的红色火柴盒儿，那里有充足的火种。

你听布莱克的诗：“你寻找那美好宝贵的地方，在那里旅人结束了他的旅途。”

然而，当年代久远，甚至故乡中的母亲已经不在，思念成为了空洞，还乡之路并非相逢之旅。历史性的家园已经失去，灶台不存甚至连房子都荡然无存，无家可归就是对家园的否弃，留下的仅仅是一种隐秘的渴望之痛，返回吗？返回至何处？哪里是返回？

原来，返回就在远离中，它因为远离而返回，又因为返回而更加远离！

就在远离与返回的歧路上徘徊复徘徊吧，只有在这里犹可闻到母亲在炉灶前做出的饭香，而母亲做出的饭和其他人的饭永远不是一种滋味啊！

当年的蒙克，在创作《点燃》的时候，是否心头也有这种

情愫？

挪威的早晨，蒙克的早晨，尔后也成为我们的乃至人类的早晨。这年轻的女人，就永远定格在这片画布上，此时太阳该从山那边升起了吧？黑色的森林里浮起乳白色和黛苍色的云雾，云层的空无处，露出的蓝天冷玉般澄碧，这座木房子，它周边翠绿的草地、灌木丛与森林，都沐浴在阳光里。远远近近，随着地势散落的木房子，家家都有一缕炊烟慢慢地升起，带着比“香料”更加芬芳的气息，祈祷般升上天空。

聆 听

没有什么不可以入画的，即便只是一片沼泽。

地处野外的大沼泽里，只有很少的积水，而且还是死水。死水继续慢慢下渗和蒸发，沼泽将要干涸。越来越多的黑色淤泥袒露出来，沉到泥中的枯草败叶在其中腐烂发酵，散发出浓闷的腥臭，冒着死鱼眼一样的气泡。这残存的死水，尿液一样混浊、黏稠、肮脏。黄褐色的水里，滋生着蚊蝇的卵虫，血丝一样的线虫蠕动着，缠成一团一团。这沼泽甚至就如生满了肥蛆爬来钻去的粪池。相比之下，沼泽对岸的风景才有几分悦人，远近两组大树，相伴相偎地站在干砺的荒地上，繁密的树枝几乎从主干根部就生长出来。再远处就是低矮的、卧在地面围绕过来的土岗。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兼具虔诚的教徒心灵和德国人的思辨精神，所以他必会以其宗教美学之眼，自平凡中看出非凡，从寻常里发现非常。即使物象普通甚至丑陋，他也会从中感到神的踪迹。在基督教徒眼里，这世界出自造物主上帝之手，一座山丘，一棵小树，一丛野草甚或一朵小花，没有高贵和低贱，也无绝对的美艳和丑俗，甚至一片沼泽也不是孤立的，同样来自神的爱意成为这人间的一部分。所以在弗里德里希这里，基督教的思